

“后疫情时代”图书馆加速转型的人才需求

刘 炜

DOI: 10.19764/j.cnki.tsgjs.20202341

当前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百年都不止，应如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未曾经历过的。比如这次疫情，许多人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是按下了暂停键，使原有的迅猛发展戛然而止，许多人认为再也回不去了；也有人觉得这并不意外，完全是一种因果报应。比尔·盖茨五年前就在 TED 上向大家发出警告，现在来看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他当时提出的疫情警告并采取任何对策，只有他自己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投入大量资金在有关流行病的研究、预防和知识普及方面。另一种说法是现在按下了快进键，认为这次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原本就开始的趋势，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此次疫情而更猛烈地到来。

今天的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此次疫情到来之时，这个世界以及图书馆正在经历怎样的发展，介绍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第二部分回顾一下此次是怎样对付这场新冠疫情的。本次疫情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疫情开端时人们非常震惊，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应激反应，第二阶段从慌乱中慢慢过渡到井然有序，在专家和科技的帮助下人们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对策，从六月份以来，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也就是所谓新常态，即人们要和疫情共存。第三部分复盘这次疫情，并推演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的影响。这里有很多说法，有人提出必须要回归正常，有人提出这种正常也是不正常的，这种正常是新的正常，是 new normal。最后第四部分结合本次会议的主题探讨图书馆职业和学科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加速转型，并结合这次会议的主题探讨怎么样高质量发展。对于历史了解得越多，越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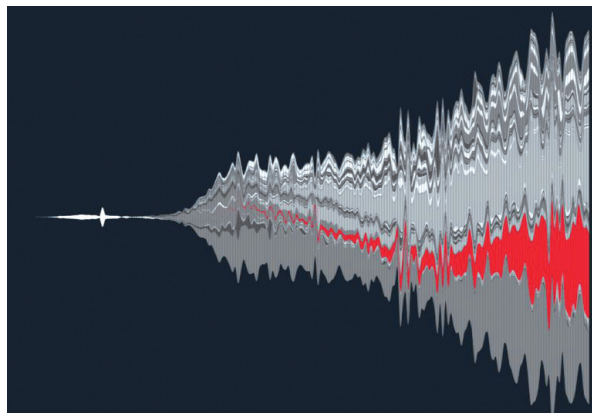
够对未来有所把握。所以虽然经过了这次疫情的冲击，但仍要沿着以前的既定目标和轨道，坚定地走下去。

1 现状及背景

1.1 现状

至2020年8月17日全球已经有2 200万人确诊，80万人死亡。从确诊到死亡全球统计的比例是3.6%，现在全球大概将近80亿人，按照人口来说是大概万分之一的死亡率，而且现在每天数据还在新增。把每天的数据描绘成一条长河（见图1），可以看到最前面的白色部分都是我们国家，因为是从我们国家起始的，这主要是武汉地区，到后面其他国家逐渐都加入其中，并且从图1可以看到疫情其实是没有减弱的，还没有到达顶峰的迹象。从日增数据的历史发展图可以看到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对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美国现在的确诊人数已经将近550万，死亡人数将近20万。对比我们国家，8.5万人确诊，4 634人死亡。可以算出我国确诊死亡率是5.5%，全世界是3.6%。

图1 每日新增病例图





我国按照人口来说死亡率是百万分之三,现在一些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已经达到了百万分之五百至七百。和我们国家感染疫情人数相似的目前大概是瑞典,但是它的人口只有我国的千分之七,即1 000多万人口,目前瑞典有8.4万人确诊,5 783人死亡。这次新冠疫情和100年前西班牙流感的传播能力和速度是大致相当的,当时的死亡率大概是3.4%~10%,这次是3.6%,大致相当。从1918年到1920年,大约有1 700万到5 000万人死于流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多。当时全球大概有5亿人感染,相当于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是没有免疫和很好的检测手段以及社会管理手段,只能是自然免疫和群体免疫。这次疫情虽然传播效率非常高,但是由于有了基因检测技术(即病毒诊断技术)和利用信息技术精准定位,进行防控、隔离、消杀,这一整套技术使得这次疫情的死亡率和感染人数大大下降,这就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结果。

1.2 背景

从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即采用PEST分析法)来看,这次疫情的发生,正好是处在全球化的逆流(即去全球化)刚刚开始时突然爆发。

(1)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正值美国大规模退群,去全球化全面启动。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去中国化,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美国的极度不适应。

(2)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新冷战,隐藏危机。经济又开始有新的摩擦,暗藏危机,前些年又发生了好几次金融危机,经济的形势也开始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入到低谷阶段。

(3)从社会人文角度来看:人类在欲望驱使下高速无序发展,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带来人文主义危机。

(4)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继续迅猛发展,一往无前。

1.3 定义“后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对图书馆事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IFLA开始向全球的图书馆行业发出预警,未来的几年

可能会进入一个低谷。IFLA揭示出来的主要背景情况如下:(1)经济停滞,刺激措施带来金融风险和贸易摩擦。(2)去全球化,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去中国化;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3)科技封锁,各国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的竞争加剧。(4)不平等加剧,宗教、民族矛盾突出,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成为不稳定因素。(5)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国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在还不能认为中国发展的机遇期、窗口期已经消逝,但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国策,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并且要尽可能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当美国退出的同时,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国际形势现在是这样,所以“后疫情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确定而且开始从顶峰往下走的过程,是下行周期的开始。

1.4 行业/专业发展背景

从行业来看,近二三十年来一直是充满危机的,不断地有人在呼吁危机正在到来。例如,张晓林、程焕文等提出过颇多警示之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建设数字图书馆,可以认为数字化转型已经走过了中点线。这一点在科研院所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尤其明显,而在公共图书馆还不明显。目前,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和数字资源采购可能还没有达到50%,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中点线。现在可能到了更加关键的阶段,因为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指数级发展,指数级发展的后半程是难以掌控和难以适应的。

图书馆整个行业面临生存危机,但我们身在此山中,还不太能感觉到。这次上海书展中樊登读书的创始人樊登,在网络平台上直播一天的带货量可以相当于一个出版社一年的销售额。而且他们做的是收费阅读,一年要365元,现在注册用户大概是4 000万,每天的日活是200万。我们看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免费的资源和服务赶不上他。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如果不



加速就必然会落后。如果我们只看自身,感觉进步不小,还是可以沾沾自喜一下的,然而看看周边的竞争对手,他们很多并不是来自于图书馆行业,常常是互联网行业,造成的危险是降维打击,这个问题非常严峻。所以现在图书馆行业的生存实际上面临更大的危机,助力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消除数字鸿沟和新空间服务,包括张久珍老师提到,图书馆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要进行社会化数字素养的教育和培育,这都是图书馆应该做的,而且到数字时代应该更加迫切地去做。但是如果不改一种模式来做,我们可能永远赶不上时代。

再看我们的学科,一句话总结,我们的学科在技术和市场的冲击下继续迷失。我身处基层服务机构,直接面向读者提供服务,同时也跟学界有很多交流。我感觉我们的学科专业与实际工作完全不同,差之甚远。有不少学者很早就说出过这一点,也提过很多建议,但一直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也许是因为学界有自己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但没有机制、体制的促进永远做不到学界和业界的良性互动。

图书馆行业迷失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说没有人在搞研究,其实搞研究的人还是很多的,且我们的学科还是不错的,关键问题是缺乏理论创新,没有内核。任何一个专业和学科如果没有内核的话,就像科学学讲的,它没有一个范式,没有一个科学纲领方法论,没有一个可证伪的内核,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学科是游移的,没有理论的话,会被技术和市场带着走的。所以这个专业它实际上是有学问的,图书馆学必须要做研究,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回答很多基本问题。我们应用技术也是应用得很好的,现在把数据科学、数字人文等新的发展方向都作为图书馆学学科的新增长点也是没错的。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基础理论,没有基本解释的话,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是会动摇根基的,使得我们不知道重心在哪里。

2 应急与常态

2.1 应对此次疫情的三阶段

回顾图书馆行业对疫情的应对,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

(1) 危机应对,守望相助。立即开始购买各种各样的物资,发布安民告示,闭馆。

(2) 传播知识,网络服务。开始考虑发挥效能,如提供网络的数字资源服务。

(3) 建立常态,有序开馆。第三个阶段即新常态下,大家都在探索怎样开馆、开展服务,为此制定了很多方案。

2.2 自身应对

自身应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对自身,即关爱员工、调整状态,包括关爱在武汉工作的同行;另一方面为恢复服务,学界很快推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中国知网可以查到大概有将近 50 篇论文都是介绍图书馆是如何抗疫的,涉及到的主题词包括网络服务、疫情通报、知识普及、专业辟谣、心理疏导、数字阅读、阅读推广、信息推送、制度消杀、无接触服务、预约到馆、资源建设等。可以预计,将来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会有很多“抗疫”带来的需求(如全面预约功能),这些都是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

2.3 国际图联的倡导

IFLA 于今年 3 月 23 日发表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图书馆界影响的声明,因为国外图书馆实际上没有更多的来自于行业的指导,或者是上级有关单位的指导,都是自主作出的决定,所以应对情况差异化非常大。有不少图书馆在疫情期间还是开放的,他们认为应该向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诺亚方舟”。IFLA 声明的主要内容是:

(1) 肯定各国图书馆为控制疫情选择暂时关闭或缩减服务的做法。

(2) 鼓励图书馆扩展数字馆藏,为人们获取在线资源以及疫情相关信息提供更多支持。

有很多馆藏的版权在疫情期间可以和上游的出版商协商以获得他们的许可,也有很多的出版商和数据



库商在疫情期间都是免费地提供数据库。图书馆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供了很多疫情相关的信息,且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服务。

(3) 呼吁各国图书馆协会为会员提供疫情防控资源、在线培训和决策支持。IFLA 呼吁各国图书馆协会为会员提供疫情防控的资源,以及在线培训和决策咨询。

(4) 鼓励各馆讲述自己的故事,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文献的开放获取,支持学术出版物和文章的远程访问。

可以看出,IFLA 所提倡的内容与我们国家图书馆当时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一致的。

2.4 抗疫评价

图书馆整个行业的应急响应可堪称优秀,专业服务的跟进也非常及时,但实际上也考验了我们的服务能力。这次疫情当中有很多的行业受到了冲击,有一些行业异军突起,例如迪士尼的影视服务在疫情期间的注册量翻了一番。疫情来了之后,符合发展趋势的业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如在我们国家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等的用户数量和业务也迅猛增长。

而来自于图书馆的数字服务其实就是堪堪可用。高校图书馆相对好一些,公共图书馆其实还没准备好,从资源建设到服务,都有点捉襟见肘、仓促应战。

所以总体的结论是:数字图书馆转型尚未成功,目标不明确,服务不成熟,效果不明显,现在又面临智慧化图书馆的新一轮发展。

3 趋势与影响

(1) 窗口期、机遇期继续存在,但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就要研究这些内涵,有一些服务要弯道超车,现在提弯道超车其实已经晚了。

(2) 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必须柔软敏捷,增强复苏力,为变化做好准备。不确定性像国外最近有很多 MBA 课程,从“911”之后非常重视复苏力(Resilience)这个概念,就是通过多样性来抵御突

如其来的灾难。不确定性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出预测、做出判断,那就需要灵敏,需要敏捷,需要身段柔软,需要增强复苏力,为变化做好准备。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论,应该成为我们专业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也是数字素养的一部分,也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对馆长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怎样做决策。

(3) 数字化和新科技极大改善了此次疫情,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的行为,例如远程工作、普遍互联以及对隐私的部分放弃等。没有数字化和新科技的话,这场瘟疫又将是一场西班牙大流感。现在对于远程工作,对于虚拟企业,对于万物互联、普遍互联,甚至对于隐私的部分放弃已经习以为常,这就是疫情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变化。

(4) 过去业务的改进都是关于提升效率,而未来一段时期的指导原则是敏捷性。过去的业务以采用 IT 技术等为主,它的改进都是关于提升效率,要使得服务的面更广,服务的效率更高。那么未来在一段时期内,指导原则可能就是敏捷性,即指能够适应变化。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 VUCA 时代(见图 2),展示出将来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易变的(Volatility)、不确定的(Uncertainty)、复杂的(Complexity)、模糊的(Ambiguity),它有一整套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相应地应该怎么去做预测,怎么做思想实验,怎么把现在的一些变量和未来的结果挂钩,都是需要训练的。

4 学科与人才

4.1 专业危机

大家一直在讨论专业危机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图书馆去职业化;图书馆职业需要怎么样的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专业应该如何回归本源?回归什么本源?程焕文教授一直在呼吁要回归本源,但是他的本源和我的本源可能有点不一样,回归什么样的本源是需要讨论的。图书馆学专业改名是多大的事?

(1) 如何看待图书馆去职业化?



图2 一个 VUCA 的世界

Volatility (易变性)

是变化的本质和动力，也是由变化驱动和催化产生的。
特点：挑战本身与维持的时长是未知并且不稳定的，但是并非难以理解。相关信息通常是现成的。

举例：今年新冠疫情使得口罩供应链脱节，继而导致产品价格波动。

做法：勤于两时，将资源投入到预管能力上，例如，保持库存和储备人才。这些措施通常意味着大额的花销，但是投资应与风险程度匹配。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缺少预见性，缺乏对意外的预期和对事情的理解和意识。
特点：尽管缺乏额外信息，事件的基本因果关联已知，具备变革的可能性，但不一定成功。

举例：竞争者的新产品发布悬而未决，业务与市场的未来不够明朗。

做法：将资金投入信息的搜集、分析，并分享你的所得。这一做法与组织结构变革相结合时效果最佳，例如用信息扩大分析网络，降低不确定性。



Complexity (复杂性)

企业为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各种事情所困扰。
特点：这种情况包括许多相互连通的变量，有些信息是现成的，或能预测到。但想清晰地梳理其复杂程度与本质并非易事。

举例：华为生意遍布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监管环境千差万别，关税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也各不相同。

做法：重组、聘用或培养专业人士，积累重组资源，应对复杂性。

Ambiguity (模糊性)

对现实的模糊，是误解的根源，各种条件和因果关系的混杂。

特点：因果关联往往是不清晰的。没有先例可供参考，你面对的是“不确定中的不确定”。

举例：决定将业务拓展到未成熟的市场或新兴市场，或在主营业务范围之外开发新产品。

做法：试验，理解因果关联需要不断提出假设，确保你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并将成果广泛应用到实际中。

现在很多论文，包括陈传夫院长的论文，很多年前他就提到去职业化，包括前两年武汉大学年轻教授吴丹老师的论文，也提到图书馆学的去职业化。图书馆学的去职业化是必须的，否则这个学科的理论很难建立起来，早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职业化理论，例如要素说、矛盾说这样的一些理论都是建立在图书馆职业基础上的，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是不可分割的。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很多理论，开始抽象化、学术化。

(2) 图书馆职业需要怎么样的图书馆专业？

职业是一种社会分工，专业是科研和教学的学科分类，职业是不同于专业的。图书馆的职业训练并不是以图书馆学存在为前提，没有图书馆学，要从事好这个职业，可以通过学习这个职业所需要的技能、知识来实现。所以图书馆职业不依赖于图书馆专业，没有图书馆学，照样可以有图书馆的职业培训。

图书馆职业需要综合性的知识技能。现在的图书馆职业技能越来越没有特殊性。从公共图书馆运动之后，杜威老先生对图书馆行业设立了标准和门槛，然后建立了图书馆职业的教育制度，并建立了图书馆行业协会，从而使得图书馆职业和专业都建立了起来。

但是现在像 MARC 已经变成关联数据了，关联数据就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独有的数据格式，所以它就没有特殊性。程焕文教授曾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组织整理图书是图书馆学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但现在我们开始做数据了，数据实际上不是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属于业务外包，于是图书馆就丧失了核心竞争力，所以图书馆不能以数据作为核心竞争力，而要重新去做图书编目。

图书馆现在的确是特殊性越来越少，于是图书馆学教育就开始迷失。现在很多图书馆不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既然图书馆学教的东西与图书馆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既不能给图书馆提供前沿性的指导，又不能提供独一无二的技能，我们还要图书馆专业干什么？

所以现在要搞清楚的是图书馆学的去职业化还是图书馆的去职业化。图书馆的去职业化现在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图书馆肯定是欢迎经过技能培训的毕业生，一毕业就能够上手工作。所以我们谈论更多的其实并不是图书馆作为一个职业的问题，而是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

(3) 图书馆学专业应该如何回归本源？回归什么



本源?

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业的基础,从开始不够牢靠,现在就更不牢靠。主要原因是作为图书馆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不能解释图书馆的活动和现象,不能明确图书馆的核心内容、核心价值、核心能力,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更不能帮我们理解怎么看在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地位,以及图书馆将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干的问题。这些本质追问我们摸索了几十年都没有答案,所以现在只能关注怎么做的问题。现在的图书馆学院要么是教技术,要么是教电子商务之类重商主义的一套东西。很多图书馆学院把技术、方法、技能作为主要的内容来进行教育,特别是成为信息管理科学之后,发展方向有些走偏。图书馆学脱离了图书馆就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图书馆有没有专业性也是图书馆学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理论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看来图书馆不欢迎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并不是图书馆的问题,根本在于图书馆学教育出了问题。

(4) 图书馆学专业改名是多大的事?

图书馆学专业改名本来不是很大的事情,专业和职业是不同的,一个职业可能需要多个专业的人才进行合作,专业名称是什么、怎么改本来并不重要。如果某个职业需要经过某个专业培训的学生,说明这个专业对职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图书馆需要学化学化工专业的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也非常正常。

但是我们常常夹杂一些其他问题在里面。中国历来都有重视“名教”的传统,就是认为“名”很重要,甚至比实质内容更重要。另外,教育行政部门喜欢一刀切地进行评估和分配资源,这些专业管理上的问题让专业名称变得非常敏感。进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的专业就有了出生证,一级学科就表明出身显赫,这些都是学科建制的问题,用一种行政化的手段进行排排坐,一些没有进入学科目录的专业就永远得不到支持,只能野蛮生长。所以应该把这个问题分成两块来看,一个是本源的问题,一个是和市场、管理相结合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带了很多感情色彩,就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有很多年轻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也过于看重所谓的学科地位和职业前景,这样的讨论可以说是“烟火气太重”,使得我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就不纯粹。

所以目前我们业界这方面的讨论根本不充分,大家意见很难得到统一,然后几十年就一直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好好谈谈。

对于学科发展趋势,我有以下四个判断:

① 知识服务: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

在专业危机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要看到图书馆学专业的对象是文献,肯定不是图书,也不是古老的文献。那么现在又说数据了,这个行业的变化,实际上就像以前的马车行业,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还是器具生产的行业。如果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的话,那么它自然就会过渡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这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要和知识捆绑,从知识服务角度来看,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从载体看,因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的知识和载体不可分割的。

② 媒体变化:融媒体运营成为必然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听书,那些办卡的人一年还要花钱,图书馆免费的资源都没人看,人们为什么会去办卡?实际上是因为觉得方便,比较能够偷懒。听书听一刻钟到20分钟就能把一本书都听完,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再去买纸本书,但可能永远不会看,但是这样就增加了这个图书的销量。融媒体、多媒体的运营将来肯定是必然趋势。视频和音频的接受程度,特别是5G到来之后,图书馆传统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服务,以文本为基础的一整套的产业生态和产业链都面临挑战,都是会变化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在5G时代怎么样创新图书馆的服务是个大问题。

③ 阅读推广:不得不为而大有可为。这是图书馆学科和职业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④ 能力培养: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相背离。所以



图书馆需要更多的素养培育。

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老师的两段话值得回顾一下。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代,市场经济开始提出,黄老师在此背景下指出,知识呈现两种矛盾的状态,一边是知识和信息构成社会的重要资源,如菽帛人人必取与之……信息革命、信息需求与图书馆发展呈现同步趋势;另一端却预示着图书馆前途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将受到“与未来相碰撞的震荡”。面临着未来发展的重大抉择,也许我们将踏着“浪潮”迈进,也许我们将这被削弱、分解、替代。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1996年,黄纯元老师在《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信息化、技术两个提示是非常有启示的,因为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社会知识交流论”,希望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图书馆在数字时代怎么样做得更好。黄纯元老师就此提出了“从文化制度功能上来分析图书馆的本质,避免早期功能主义的交流理论蜕变为技术决定主义,反对用求解代替求知的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其实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已掉到这坑里去了。

4.2 未来领导者的必备能力

未来领导者不仅需要拥有图书馆学学科的必备能力,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更加提醒我们,领导者还需要具备多元化、复苏力和敏捷性;预测并应对变化的性质和速度;领导力、协同力和复苏力;在复杂、混沌和混乱中游刃有余;激励他人树立愿景并迎接挑战的能力。

很早就有人提出,网络时代变化太快了,教授知识不如教授能力,但是目前我们的教育还是以教授知识为主。

4.3 需要掌握的四大技能

作为信息管理学科或者作为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核心能力应该体现在四大能力和四大技能的培养方面:①搜索和学习能力。②批判思维、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能力。③预测变化与情景规划的能力。情景

规划是一种战略方法,就是把现在的一些变量和未来的可能性相挂钩的一种能力,它有一整套的培养方法。

④知识变现/赋能的能力。图书馆是赋能的。

那么四大技能就是应对这里提出的4个问题:

①如何引入并管理变革?②如何形成共识并培养责任感?③如何培养技术理解力并发挥最大潜能?④如何在数字孪生中领导与协同?

数字孪生就是两个世界,同样的物质世界、同样的数字世界,有一个同样的世界,在两个世界当中都要互相参照,在那里模拟,然后影响这里的决策等,都要能够领导和协同。

5 结 论

“后疫情时代”是一个挑战大于机遇、变化多于确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原本的趋势将加速变现,原本的“裸泳”将最终现行。

图书馆学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内核,更多地与实践相结合,以职业的使能者而不是革命者的姿态出现,最终通过与知识内容的捆绑而不是与载体形式的捆绑,获得持久的复苏力。赋能社会是学科和事业长久立足的关键价值。

注:本文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郭怡根据会议报告整理。

[作者简介]

刘 炜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馆长(所)长,研究员,图书情报学硕士,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DC元数据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建设》等专业期刊编委。获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专著三部,发表论文百余篇。E-mail: wliu@libnet.sh.cn。

[收稿日期:2020-09-26]